

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专家参观桥头遗址

全媒体记者 张云飞 文/图

11月13日上午,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相关专家和嘉宾参观了上山文化遗址点——桥头遗址。

据了解,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还将进行学术研讨和座谈,公布多项多学科研究的新成果,完整揭示上山文化丰厚的文化内涵和学术价值。

桥头遗址位于城西街道桥头村。自2004年9月以来,桥头遗址考古发掘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,证实这是一处上山文化遗址,最早年代距今约9000年。发掘表明,桥头遗址为一处相对独立的环境台地聚落单元,遗址虽然遭受一定程度破坏,但环境遗迹完整性基本确立。以环境的内沿为界限,中心台地的边长约40米。上山文化层分布在中心台地范围,揭露的遗迹包括房址、灰坑和墓葬等。大量的“器物坑”内均堆积有大量保存较为完好的陶器,这些陶器还存在一定的叠压层次。桥头遗址出土陶器类型包括大口盆、平底盘、陶罐、陶壶、圈足盘等。陶衣鲜亮,以红衣为主,也有乳白衣,体现出陶器装饰的高超。一定数量的彩陶,分乳白彩和红彩两种。这些彩陶具备了跨湖桥文化彩陶的基本因子,充分说明上山文化是跨湖桥文化的重要源头。桥头遗址是上山文化遗址群18个遗址中的一个,它的发现与发掘,提升了上山文化的价值,也将提升对钱塘江上游地区乃至我国整个东南地区距今9000年前后文化面貌的认识。



专家、嘉宾参观桥头遗址

稠江街道开展系列文明实践活动

全媒体记者 龚盈盈

近日,锦都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了为期一周的烹饪面点培训课,邀请了专业讲师为居民们讲授、演示家常菜的做法。这是稠江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推出“爱膳健康、悦动人生”系列活动之一。

据悉,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,积极践行健康中国促进行动,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,提升健康素养,稠江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通过线上微课、线下讲座、沙龙互动等形式,帮助居民培养良好的饮食、运动、养生习惯。

除了烹饪培训课,稠江街道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还开展了千

人广场舞培训、茶艺培训、秋梨膏制作等系列活动。为期三天的2020年广场舞“千人培训计划”活动吸引了来自街道各个村、社区120余名文体团队骨干、广场舞爱好者参加。培训结束后,文体团队骨干将培训成果带回各村、社区,组织群众开展好广场舞推广活动,达到全民健身的目的。茶艺培训班在高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班,吸引了辖区近50名妇女参加培训。

据悉,“爱膳健康、悦动人生”系列活动后续还将推出健康饮食、小儿推拿、中医养生、五行操太极拳等培训内容,多维度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意识,助力美丽稠江建设。

上溪镇毛塘楼村文化礼堂投用

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

11月11日下午,上溪镇毛塘楼村文化礼堂舞台举行落成仪式,标志着该村文化礼堂整体建设工程竣工投用。

当晚崭新的大舞台迎来了由义乌市群民艺术团送戏下乡的首场演出,节目丰富多彩,整个礼堂座无虚席。毛塘楼村文化礼堂坐

落于该村陈公湖西岸,建筑雄伟气派,占地面积483.7平方米,礼堂内通体为观众席,两侧配以两层厢廊。据了解,上溪镇已建文化礼堂31个,其中五星级1个,四星級4个,三星級5个,二星級14个,一星級7个。今年,上溪镇要完成10个农村文化礼堂建设,届时,全镇500人口以上行政村农村文化礼堂全部建成。

(上接第一版)

目前,小镇吸引了近30家入驻企业,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3家,高中级职称200余人。不久的将来,小镇预计将提供1万个工作岗位,吸引人口近3万人集聚。

产城融合 打造宜居环境

作为“无中生有”的新建类小镇,配套项目是绿色动力小镇的活力支撑。“从2015年项目建设开始,我就来到了绿色动力小镇,见证了小镇的成长,从最初的荒地,到现在风景秀美、休闲配套设施一应俱全,发展之快让人十分欣喜,工作生活在这里,我们感到特别满足。”义乌动力总成有限公司项目前期负责人如是说。

近年来,小镇建成投用了总面积超800亩廊道公园、窑址公

园、后龙湖公园等公园绿地,开放使用了小镇客厅、党群服务中心、文体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,完善了路网框架和餐饮、购物、教育、医疗、住宿等设施,开展了小镇智慧化建设,成功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。

“硬件设施省内领先的状元里小学今年秋季已经开学,拥有24个班可容纳1000名人才子女就学。锦都吉家人才公寓项目正在抓紧施工,可解决1300名人才住房问题。”绿色动力小镇建设项目组负责人介绍,接下来,按照“生产生活生态”融合发展的理念,重点推进以锦都吉家、滨水菁英社区、时光度假公馆、湖滨会务创展中心、小镇商业风情街等为主要内容的城镇综合服务2.0版本建设。

我市2021少儿春节联欢晚会正式启动

全媒体记者 何欣 文/图

11月13日下午,由义乌市融媒体中心主办,以“花开新时代·筑梦赢未来”为主题的2021少儿春节联欢晚会正式启动,为创新构建我市实施“新时代文明生活”增加了一个行动载体。

据了解,本届少儿春晚以“健康快乐 教育”为主基调,在全市范围内以海选的形式,广泛征集具有时代特色、地方特色、舞台艺术表现力强的少儿节目参与演出。不同于往年,此次晚会节目全新创作,打破了以往少儿类晚会以群体舞蹈为主的局限,更加侧重声乐、小品、走秀、民乐、情景剧、朗诵、小组舞及其他少儿类节目。

目前,赛程还处于报名阶段,暂定于12月5日开始海选。报名者必须是4-16周岁的青少年儿童,以集体形式报名,集体形式参赛(12人或12人以上均可),节目组不接受个人报名、个人参赛。组委会组织评审团将对所有报送节目进行集中选拔,原则上按得分高低择优入选,总共选出15-18个节目进入排练阶段。演出阶段暂定于12月26日,优秀节目将于春节假期在《今晚播报》栏目播出。晚会播出时间将安排在2021年2月12



往届少儿春晚大赛节目

日正月初一黄金时段。评选出的冠、亚、季军,将免费上送至“浙江卫视少儿春晚”。

市融媒体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,

少儿春晚是一个综合性舞台,充分展示了我市少年儿童活泼快乐、昂扬向上、多才多艺的新时代形象,少儿春晚活动的实施,也为我市各中小学、少儿

教育机构搭建一个展示窗口,以充分展示近年来少儿艺术教育成果,为推动我市少儿文化产业、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。

《王西彦研究资料》的珍贵之处

王西彦(1914年-1999年),义乌清塘下村人(今福田街道福田社区)。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、副主席,中国作家协会第二、四届理事。

笔者得到的这本书稿(赵农、陈子善等四人编)并没有正式出版,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王西彦研究专著,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9月推出的《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·王西彦研究资料》(艾以、沈祥等四人编)。两本书的编者不一样,内容也各有特色。

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,王晓明教

授这样解释:“据我所知,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确定编辑两套资料丛书,一是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,二是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。两套丛书的计划都很庞大,编选的难度不低,而编选人员不够,因此拖的时间很长,再加上出版界变化很大,所以很多书最后都没有编成,或编成了没有出版。我父亲因写作时间跨度大,所以两套丛书的计划中均列有关于他的一本,你手头的应该就是属于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的那一本。”

《我从这儿出发》见证作者的勤勉与虔诚

这本书稿,由“王西彦的生平和创作”“评论文章选辑”“王西彦作品系年”“评论文章目录索引”这四大块内容构成。书稿大多是手抄件,字迹工整清秀,一丝不苟,当然是为了排版时不致误认。也有少部分是见报稿的复印件,个别改动的字眼,就直接改在了上面。

共有40页的《我从这儿出发》,则是王西彦先生的手稿。从何火任先生的审读意见中,我们可以知道这是王西彦为了《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·王西彦研究资料》而特邀撰写的。这篇稿子,相当于一篇小型的作家回忆录,能够让读者对作家本人的生活与创作有个简括了解。

王西彦在文末标明,《我从这儿出发》创作于“1983年1月28日”。笔者查阅了《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·王西彦研究资料》以及《王西彦全集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),对于《我从这儿出发》的

写作出版情况,这样介绍:作于1983年7月,载于《新文学史料》1983年11月22日第4期。

手稿与正式出版物标注的写作时间略有差异,并不能算是什么“重大发现”。真正令笔者惊奇的,是《王西彦全集》中刊印的《我从这儿出发》,比标注着创作于1月份的手稿增加了不少内容。这些增加的内容,大多是在手稿基础上的“扩写”,因而内容显得更准确、细节更丰满、感情更充沛了。姑举开头第一段为例:

手稿中写:“当我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活时,眼前就会出现家乡村子前面的一条小溪,它来源于一处偏僻的山麓,蜿蜒而行,虽然没有引人注目的喧闹,默默地流向大河。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,自己的命运正和小溪相似,从僻远的乡间出发,经历漫长而寂寞的路程,通向一片广袤的原野,自己所热爱的大地。”

《王西彦全集·我从这儿出发》中

写:“当我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时,眼前就会出现家乡村子前面的一条小溪。它来源于一处偏僻的山麓。涓涓细流,蜿蜒前行,虽然既没有引人注目的喧闹,也没有气势奔腾的急流,却默默地滋润着溪边的泥土,默默地通向大河,汇入海洋。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,自己的命运正和小溪相似,从偏僻而贫瘠的乡间出发,踽踽而行,经历漫长而寂寞的路程,却也通向一片广袤的原野,自己所热烈向往的大地。”

从中我们可以知道,当年1月份写成《我从这儿出发》一稿后,作者至少在7月份又细细地改写了一遍。或许还可进一步推测,在11月正式发表之前,作者还曾修改过。要知道,写作《我从这儿出发》之时,作者已经70岁,早已是全国知名作家了。明乎此,再来看他对于类似“自我介绍”的内容的写作,却仍如此字斟句酌、精益求精,作者这份对于写作、对于文学的虔诚与痴迷,足以感动我们,值得我们学习。

作家的根在他的家乡

王晓明教授在阅读了《我从这儿出发》部分手稿后,称“应该是初稿于1月,二稿于7月”。他还补充说,在父亲的写作经历中,这种不断修改的情况比较常见,只是读者一般只能读到正式发表的作品,多数时候见不到初稿罢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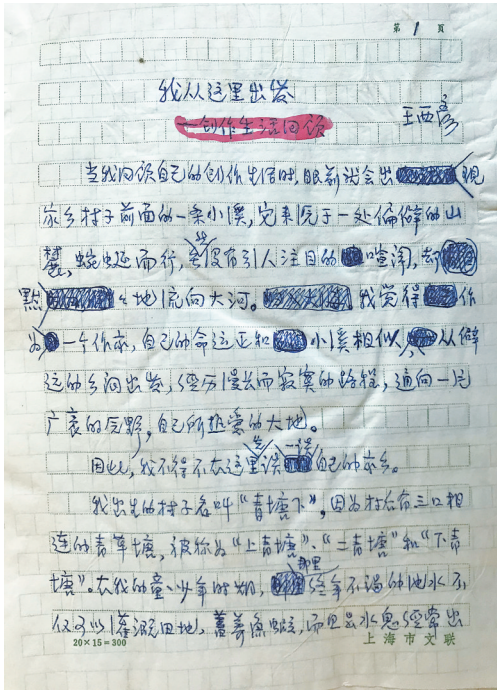
王晓明教授回忆,哪怕80岁以后,父亲仍然每天端坐在书桌前阅读写作,每天不写点东西,仿佛他就心里不舒服。正因如此,上世纪80年代之

后,晚年的他完成的作品就高达200多万字。至于共有17册之巨的《王西彦全集》,总字数更高达800万字。

王西彦有很重的家乡情结,曾经多次回义乌,与家乡青年谈文学,与老家故旧聊生活,于他,是件很幸福的事。

上世纪90年代回义乌时,王西彦说在加拿大访问时曾有女诗人问他“你认为作家和诗人的根在哪里”,他的回答是“除了自己的家乡、祖国和人

一份手稿，见证王西彦写作之勤勉



《我从这儿出发》的手稿。



一组王西彦各时期的照片。